



记忆

暑假作业“写”田间

赵柒斤

暑天，目睹孩子每天忙着“补课”“报班”乃至“游学”，就想起当年我把暑假作业“写”在水田的情景。

山村老家的暑天，真不适合长时间逗留，村后梯形的山头宛如拦水大坝，虽延迟清晨阳光的降临，却阻碍不了白天的热浪散发。山村朴实的土地接纳了水稻，水稻也秉承了山里人的品性，待到一年阳光最猛烈之时，早稻便显露出金灿灿的笑容，金黄的稻谷与嫩青的晚稻秧苗疯狂地撩拨着老乡们的心尖，山村的“双抢”（抢收早稻、抢插晚稻）大戏就在我们期盼而至的暑假中粉墨登场。

七八岁时，田地到户，家家皆种双季稻。每年7月中旬至立秋前便是收、种水稻的“黄金期”，每家所有能动的人都派上了大用场，即便当时“小不点”的我也成了家中不可或缺的小劳动力。自开始收割的那一刻起，近20天时间连续在水田中不知疲倦地“写”着放牛、搂稻把、拖稻草、拾稻穗、拔秧苗等“暑假作业”，因其天气酷热、汗珠如雨及劳动强度大等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。

那时，为便于晚稻田耕作，早稻均在烂泥田中现割现脱谷。父母、哥哥清晨“放稻把”（即割稻），太阳“赶走”露水开始脱谷时，家中“小劳力”的我头戴一顶破草帽、肩搭一条小毛巾，高高地卷起裤管赤膊上阵：拾稻穗、搂稻把（垫着脚把摊在泥田里的稻把搂上脚踩的脱谷机上）和拖稻草。当时，稻草也为农家“抢收”之物，因其既是耕牛冬天的主要食料，也是老乡们铺床、盖屋等的主要原料。故而，父亲和哥哥脱下一堆稻草，便一个个系好，我的主要任务是把站立水田里的稻草一个个“请”上“宽裕”的田埂乃至荒丘“晒”起来。一脚陷多深的烂泥田，一把系好且易散架的稻草，足有七八公斤重，个矮、力气小的我每次只能“挑”三四个稻草，走在一脚陷多深的烂泥田

中非常吃力，颇似失去理智的醉汉一路跌跌撞撞、东倒西歪，脸上、头上、身上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滴，脚下的泥水随双腿移动不断往上冒，一个不小心便会溅满一身。然而，即使上下两头遇到“夹击”，只要泥田有一把稻草没运走，任务就没结束。

读初中、高中期间的暑假，写在田间“暑假作业”的内容丰富拓宽了。割稻、脱谷、插秧、耘草等“作业”的技术要求也随之提高。清楚记得，每年7月10日后，水田便成一张铺开的大网，网住了我暑假大把大把的时间。眼瞅着一天比一天热、一天比一天晴，山塘里的水一天比一天少，家中还有3亩多金黄早稻长于田中，老爸急得整夜整夜难合眼，催促我们兄妹一鼓作气完成任务。已顶着烈日反复于责任田中写着割稻、脱谷、拖草、插秧等作业的我，往往天没亮，就尾随父母拿起镰刀走下田……贴紧土地，始终让灵魂匍匐前进的金黄色水稻，心甘情愿接受镰刀的切割，我感受了水稻的隐忍与厚重。暑天的田野，阳光爬上了草帽时，草帽下结实的肩膀上下抖动，便是我和哥哥脚踩打谷机飞快地脱谷……接踵而至的是插晚稻秧苗，下午三四点，弯腰往下一匍，全身湿透……走近立秋的边缘，田野仿佛翻过手掌，金灿灿的大世界已变成绿葱葱一片……

当年的暑假作业，我几乎都以镰刀、扁担、竹竿、耘耙等农事工具为笔，一个个大小不等的无规则水田为纸，完成父母布置的割稻、拖草、脱谷、挑肥、拔秧、插秧、耘草等“暑假作业”，身上留下的是汗渍、稻须、乱草及蚊虫叮咬等印迹，虽然很苦很累，我却很小就明白了作物生长规律，感受到丰收喜悦背后的“汗滴禾下土”。

时过境迁，犹回味感慨。总感觉现代孩子暑假作业中的造句、写作文“套路”多的原因，与缺乏投身大自然的怀抱、力所能及参加体力劳动等有关。

又闻蛙鸣

邢应芝

七月的晨，是带着些许燥热的。天光微熹，我像往日一样踩着露水出门，竟觉今晨的风裹着凉意。出小区，数十步之遥就是小河，昨晚的骤雨让小河水涨了很多，河堤上的柳枝垂得极低，几乎是要蘸着水面写字。河堤的右侧是双拥主题公园，在公园里慢跑，是我最近几月每个清晨的必修课。慢跑，不仅仅是为了减重，更重要的是喜欢闻一闻晨间清新的空气和花儿的芬芳，看一看在微风中摇曳生姿的柳枝和青草，听一听传来的远处晨练者播放的欢快乐曲。

今晨，穿过公园小径，一方小小的池塘边，“呱呱”的蛙鸣突然就那么强烈地震撼了我。清脆的蛙鸣声源于这片苇叶和水草中，悦耳的蛙鸣声富有节奏，时而急促，时而舒缓，让人不禁沉浸其中。“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”。虽已不是黄梅时节，但昨晚的电闪雷鸣和狂风暴雨，想必是惊动了池塘深处的蛙群，让它们在这个雨后的早晨尽情高歌。记忆中的蛙鸣是儿时夏夜的主角，那时乡村，夜晚不像现在这样有路灯照明，一到傍晚，夕阳的余晖渐渐隐退，村庄便被一层淡淡的暮色笼罩，人们吃过晚饭，便搬着小板凳坐在村口的大树下纳凉，夏夜的星空下，有摇着蒲扇讲古今的老人，有嬉戏奔跑的孩童，而我的奶奶则喜欢把竹床搬在自家门口，记得我和弟弟妹妹们总爱躺在竹床上，数着天上的星星，一边享受奶奶给我们扇着凉风，一边听她讲那过去的故事。暮色四合

时，田间跳跃、池塘里畅游的蛙们也开始了它们的演奏会。起初是一两声的“呱”“呱呱”……紧接着，越来越多的蛙加入进来，蛙声此起彼伏，高高低低，仿佛一场盛大的交响乐。满天星光下，漫野蛙鸣，那画面，那声音，构成了一幅生动的乡村夏夜图。

犹记得医院刚搬迁到新院区，值班的夏夜，一个人静坐办公室，微凉的夜风，远处林立的高楼，零星点缀的灯光和着高低起伏的蛙鸣，总让我的内心充满了宁静和清明。那时候医院门前那样一片宽阔的田野，是小城喧闹声中难得的一方净土。喜欢田里筷子高的秧苗青翠葱茏，喜欢层层叠叠油菜花的金黄，喜欢那几块稻田中的一方水塘和水塘里翠绿生香的荷叶，喜欢那条蜿蜒的小路通向时有炊烟飘过的黄庄……更喜欢红花草丛中，竟有几头水牛在夕阳下尽情欢快地吃着青草。这样的美好持续了一年又一年。而今，世纪大道西延，塘填了，田平了，申山绿苑一栋栋安置房矗立在我们面前，在办公室的夜晚再也听不见蛙声阵阵了。

今晨，久违的蛙声重新入耳，是那样如许的亲切，如许的温馨，它拂动着夏日的暖风，沿了情感的脉络缕缕入心，让我尽情享受大自然赋予的美好。



行走

祖源，一谷清幽入梦来

焦水奇

有些地方，从来不是为匆匆过客准备的。它需要你放慢脚步，带着一颗沉静的心，一步步走近它的肌理，才能触摸到它灵魂深处的温度。祖源，便是这样一处需要用心丈量的秘境。祖源村位于休宁县西南部的溪口镇，距县城30公里，地处皖赣交界的五龙山脉深处、海拔686米的插角尖山腰。这座始建于宋代的古村已有1200多年历史，因村形极似一把竹箬篱，又名“箬篱山”。它宛如世外桃源，宁静迷人，被誉为“梦里祖源”。

周日，我们一行人去探访祖源。车子碾过石田村的沥青公路，左转处，“梦里祖源”的路牌便赫然入目。山势渐陡，公路呈“之”字形蜿蜒而上，汽车似一只灵动的甲虫，在山腰间盘旋攀爬。恰逢公路拓宽工程如火如荼，铲车与工程车默契配合，将黄褐色的路面不断向山的褶皱处延伸。

村口，苍源桥与萃源桥静静横跨，山泉从一尊龙头雕塑中奔涌而出，得名“回龙泉”。祖源村堪称古树的宝库，红豆杉、钩锥、杜英、豹皮樟等10棵百年以上的古树皆被挂牌悉心保护。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来龙山上那棵千年红豆杉，它以20米的冠幅冠绝安徽，承载着岁月的沧桑与敬畏。一旁飞檐翘角的二层建筑，据说与朱升颇有渊源。

踏入村中，画风陡然一转——与村口的喧嚣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扑面而来的静谧与诗意。近百幢民居鳞次栉比、错落有致地依偎在插角尖山腰，仿佛被安放在绿色摇篮里。四面群山环抱，竹树环合，水流呈“人”字形穿村而过，好一幅天人合一的画卷。石块铺就的路面悠悠延伸，既深且长，需耐着性子慢走良久；它又曲折多变，看似堵塞的转角，一转弯却见巷陌更深、幽静更甚。幽深巷弄两旁，马头墙高耸静穆却无萧杀之气，反将巷子衬得愈发狭长。不高不矮的古围墙上，斑驳苔痕与苍翠藤萝交织，宛如古朴屏风。墙院里多是竹园，修竹森森，风过处沙沙作响如天籁；几丛鸡心菊娉婷婷婷，为画面添一抹灵动亮色。

整个祖源，散发着让人身心俱静的力量。狭长巷道与接踵石阶，让机动车望而却步。除了偶尔走过的村民或游客，古巷常沉浸在深深的寂静中，仿佛能听见梦碎的声音。书画院学生专注写生，笔尖勾勒祖源神韵；巷口土特产静静摆放，虽未打破宁静，反而增添了几分生活的真实感。

梦里祖源的文艺气息，浸润在每一个细微之处。小阁楼的窗棂、墙体的纹路，都似蕴含着“春梦了无痕”的诗意，宛如古筝弦音拂面。往村子深处走，院落、花圃、围墙，无不是精心设计却又透着淡然意趣。潺潺流水似灵动音符，暗香浮动，花影摇曳，不经意间便成一幅完美图画。有的园子里，古老藤萝盘曲，蔷薇娇艳，李树枝干嶙峋如天然画卷，花开时满目繁华，让人只觉欢悦却难以言喻。古旧廊檐与徽派马头墙构成民宿外在，明清风格与现代装修巧妙融合，伫立门前，随手一拍便是古村落摄影佳作。

穿过民宿群，登上来龙山，只为一睹千年红豆杉的风采。这棵曾冠绝华东的大树，去年遭雷击后千疮百孔，唯有四分之一枝干焕发生机。我见它时，浑身缠满“绷带”，罩着防晒网，宛如重症监护室中的伤者，让人揪心不已，祈愿它早日康复。

古桥、古树、古道、古村落，无不让人驻足沉醉。穿街走巷，可见溪中石斑鱼群游弋，门口菜园里大蒜、油菜成熟，村边茶树郁郁青青，提升着山村品位与村民审美。

祖源水流千载，清澈如初，赋予这里的人淡薄低调的精神。虽处大山，却无滥砍乱伐、毁田建厂，村民本分守着田地，善良真诚待人。徜徉其间，所见皆和善，民风淳朴，逍遥自在，这不正是现实中的“桃源胜境”吗？